

红色收藏



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荐的12本干部必读书(香山革命纪念馆藏)

十二本干部必读书

杜意娜

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12本干部必读书,分别为《共产党宣言》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《社会发展简史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《论列宁主义基础》《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要读本》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》(上、下册)《列宁斯大林论中国》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》。

1949年3月,中共中央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,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,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。开展城市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。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做好城市接管的准备,中共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推荐了12本干部必读书目,还特地为这套书加了“干部必读”四个字。

这些必读书目中,有对马列原著,有对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,也有阐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“干部必读”书目指出:“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,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,翻译了很多书,也都发了,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,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,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,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,应当有共同的认识,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。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,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,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,那就很好。”

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,全党干部掀起了学习热潮。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,“干部必读”印行总数达300万册,成为广大干部、党员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,对培养干部、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

短柄环首刀(山西博物院藏)

古代书写伴侣

钩 希

在山西博物院中有一柄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赵卿墓的“袖珍”小刀——短柄环首刀,整体小巧精致,柄端有环首。依其形制,推测这柄小刀并非兵器,而是一种古代文具——书刀,又名“削”。

在先秦至两汉时期,书刀是一种常见文具。在纸张普及之前,竹木材质的简牍是古人最常用的书写载体。如有错讹,便用书刀刮削简牍表层,以修正文字。

汉字中的“削”为会意字,《说文解字·刀部》释为:“削,剔也。从刀、册。”在简册旁置小刀,正为删除之用。由此,“削”这种工具也逐渐被赋予删除的含义。孔子作《春秋》时“笔则笔,削则削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即指以刀笔删改文字。

关于书刀的尺寸,《考工记·筑氏》记载:“筑氏为削,长尺,博寸。”即以一尺长、一寸宽为制式标准。目前发现的完整书刀多接近此规格,故书刀又别称“尺刀”。

对于常使用简牍的读书人和官吏而言,毛笔与书刀不可或缺,常随身携带。因需频繁研磨以保锋利,书刀常与砾石同佩。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陶文官俑,腰带右侧都悬有环首书刀及囊装砾石,可证此制。

久而久之,书刀与特定职业产生关联。秦汉基层文职官员多称“刀笔吏”,如萧何“秦时为刀笔吏”(《史记·萧何传》),而李广因“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”(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)而自尽,足见其文化象征意义。

古人的“观书之姿”

弘 雅

从汉画像石上凝固的礼制符号,到宋元绢本中流动的文人雅趣,再至明清山水间悠意的生命诗学,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观书之姿,恰似一部以身体为笔墨写就的视觉史诗。

正襟危坐——早期读书之姿

在我国古代早期,阅读堪称一项奢侈行为。这主要是因为教育资源被贵族所掌控,从而使得早期的阅读场景往往洋溢着贵族气息,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便是“跪坐”这一特殊的读书姿势。这种姿态源自远古的祭祀文化,但随着西周末期的礼崩乐坏,跪坐失去了祭祀属性,转变为贵族维护身份的一种姿态。

正坐亦称跪坐、安坐,坐姿是臀部放于脚踝,上身挺直,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,身体气质端庄,目不斜视,是上层贵族的礼仪性坐姿。汉代画像石中的“正坐观书图”可分为三类:一是生活场景,如“贵族观刺图”,这里的刺指的是名帖;二是讲经场景,即诸子百家的讲经活动;三是序图,序即学校,常见学子捧卷阅读的场景。

随着历史发展至儒家文化兴起阶段,阅读逐渐普及至民间,贵族教育垄断地位被打破,更多人得以接触书籍,跪坐读书的观书姿态也随之传播开来。

东汉之后,随着政局的不断动荡,一批隐世高士的出现,礼仪性的观书姿态亦被打破,一种更符合个性的读书姿态取而代之。

在汉代画像石中,阅读的姿势基本上为坐姿。汉代以前的坐姿,包括蹲踞、箕踞、坐(即跪坐)、跽、跪、拜等,除了蹲踞与箕踞之外,其他四种坐姿均以双膝触地为基本特征,为贵族所专有的礼仪姿势,正坐的读书之姿也成为了对知识尊重的一种体现。

于是,正坐成为了中国古代早期的观书之姿。正坐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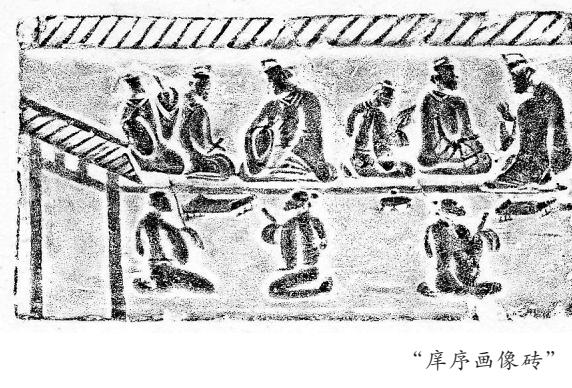
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中的“草庐读书”场景

贵族的体面性坐姿,用于日常生活、会客、宴饮仪式中。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,受到诸多的规范与约束。自周代一直到两汉,正坐作为一种上层社会基本的坐姿,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“岸序画像砖”展现了东汉时期开学的场景。画面呈现一长廊式房舍,左侧有一门。房内设置长席,席上分坐六人,皆头戴冠冕,身着袍服。左侧三人,其中二人并坐交谈,一人手持牍卷待命。右侧三人,一人手势生动,正在讲解,一人端坐静听,另一人专注于手中之物。长席前是摆放着简牍的几案,中央有一盛水小盂。画面下部三人,皆佩戴帻(汉代头巾),两人手持牍卷等待,一人握长竿。这里为一人单独设立了一个席位,大抵因为是年长者。序是汉代地方设立的教育机构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,元始三年(3)设立学官,郡国设学,县、道、邑、侯国设校,学校配备经师一人。乡设庠,聚设序,庠、序各置《孝经》师一人。

垂足雅赏——宋元读书之姿

宋元之际,社会经济迅猛发展,生产关系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,这导致了阶级的重组。在北宋初期,重文轻武,宋太祖为了稳固统治,恢复了科举制度,并不断完善。至宋仁宗时期,科举制度进一步开放,允许士族与寒门学子共同参与,为寒门学子提供了跻身权力中心的途径。此举极大地提升了读书在入仕途径中的重要性。宋代朝廷对科举制的重视,以及对个人文化素养的推崇,使得宋朝成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的时代,文人在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。在此背景下,书斋文化应运而生,书斋不仅满足了文人书画创作的需要,更成为他们读书学习的理想场所。



“岸序画像砖”



在古籍中遇见三晋文脉

段志沙

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今日开展的“晋国垂棘——中华古籍里的山西先贤”展览中,观众可从浩瀚古籍中邂逅家喻户晓的山西先贤,品读耳熟能详的名篇佳句,更能沉浸于古籍奔涌的睿智思想与卓识所带来的震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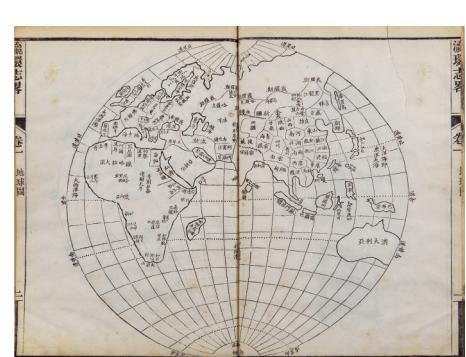
裴骃撰《史记集解》一百三十卷,明影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,是现存最早的《史记》注本之一,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该版本以南宋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刻的九行本为底本影抄,每半叶九行十六字,展示着中华文明演进的精神高度。

裴骃,一说字龙驹,山西闻喜人。与父亲裴松之,孙子裴子野,并称“史学三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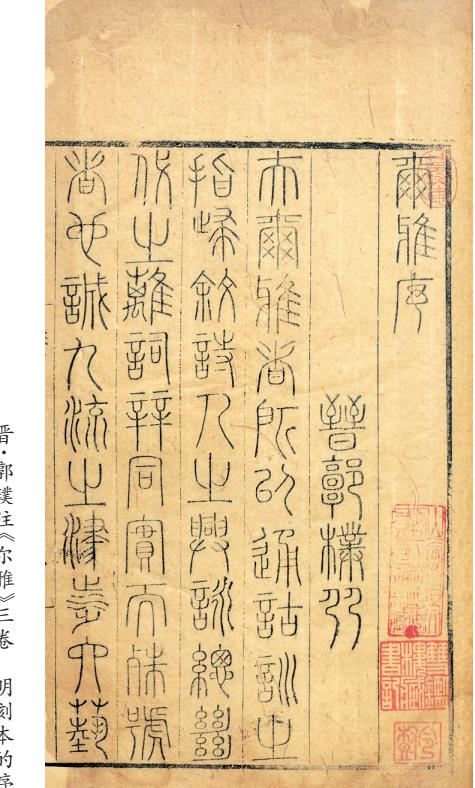
晋郭璞注《尔雅》三卷,明刻本,是《尔雅》现存重要版本之一,以晋代学者郭璞集大成的注释为基础,展现了明代仿宋刊刻的精湛技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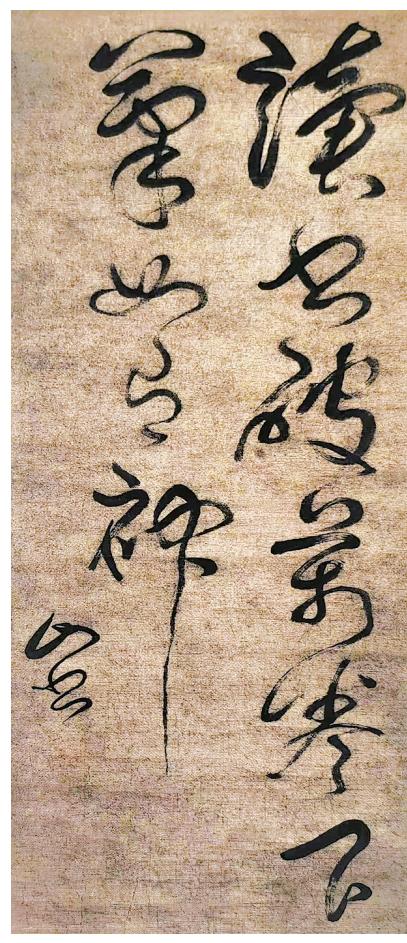
南朝宋·裴骃撰《史记集解》一百三十卷 明影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的卷首页



清·徐继畲撰《瀛寰志略》十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刻本的正文内页



晋·郭璞注《尔雅》三卷 明刻本的序页



傅山草书立轴(太原市博物馆藏)

傅山书名句

郭 冰

傅山书法作品存世颇丰,太原市博物馆收藏有其于明崇祯十五年(1642)所书的草书立轴,绫本,高90.1厘米,宽34.3厘米。所书内容为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名句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傅山草书素以“字拙毋巧,字丑毋媚”著称,此作却于狂放中暗藏精微。细观线条,既有篆籀笔意的圆厚浑朴,又不失提按顿挫的锋颖变化。“卷”字末笔回环如蛟龙摆尾,“有”字结构欹侧险绝却重心自稳,彰显其对传统法度的深刻理解与突破。纵观此轴,笔势雄奇,连绵飞动,起伏跌宕,字间连带自然,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宏大气势,体现了书法家极强的个性,是傅山“连绵草书”传世佳作之一。结字不求工稳,单个字显得欹侧不稳,然通幅观之,气韵生动,结构自然,字形大小的变化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跃动感,给人以朴拙遒美之感。

傅山自幼习书,从钟繇小楷入门,后又以颜真卿大楷出道,行书主学“二王”,草书追摹张旭、怀素,篆隶学仿秦汉,且颇有见地;傅山书法的用字多尚古奇,其中的通假字多难辨识,但结构感、形式感强,可谓自成一体。他在书法上成就最高的是行书。近代史学家、书法评论家马宗霍先生评价其为:“青主草书逸浑脱,可与石斋(黄道周)、觉斯(王铎)伯仲。”